



活传媒



—— 村民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奇迹

【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】我娘家住在湖北省枣阳市董岗村。枣阳被汉代科学家张衡誉为“龙飞白水，松子神陂”的宝地。李白、孟浩然、韩愈等历代文人墨客都在此留下了赞美的诗篇。

我们那里人口密集，再加上人们兴赶集，哪村有点事一下就传开了。我母亲今年八十七岁，但是一年前得了一种头摇晃的毛病，据说这种病在当地有几个人都是这样摇死了。

我哥请来当地的医生，医生给我母亲看完病，说：没办法治，这属于老年性神经失控。

我母亲知道后绝望了。家里其他人都在外打工，哥哥留在家照顾母亲。母亲趁我哥不在家喝了农药。我哥回来才发现母亲喝了农药并吐了满地，不但没死，头摇的更厉害了，整个身子都开始摇晃了。

我就和我表姐相约回老家看望

我母亲。我表姐在广水，这次也是回来听我讲真相并亲眼见证了这一切。

我母亲耳朵很聋，我们一字一句的教她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开始她不愿念，表姐就开导我母亲说：看你么女儿修炼这么多年了，她人也越来越年轻，这功法肯定很好，什么都不想就是念。然后表姐就和我一起，在我母亲耳朵边大声教她念。就这样只四天，母亲的头就不摇了。

第五天，一年多没出过门的母亲被我和表姐领着去讲真相。村里人震动很大，都抢着要我手里的真相资料，有的找到家里来听真相。我这次带回去很多“法轮大法好”的粘帖，本来是想贴在外面的，村里人看见我母亲家里贴，都跟我要，并说多给几张好给亲戚。

就这样，一连几天我们走东家上西家，村里人见到我母亲都觉得很稀奇，就问：耿姐你好了？我母亲说：

好了，就念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就好了，不打针、不吃药，一点也不费事，你也念啊！我堂嫂的孙子每天晚上要哭一夜（在固定的那个时段要哭一阵子）。我叫她每晚睡觉前给孙子念“法轮大法好”，也是五天左右就没哭了，之前他们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见效。现在他们也到处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。农村人都说这可是稀奇了。念一句话就好了，这功这么好为什么不让炼！这共产党要死了。难怪它怎么打压法轮功，人家就是要炼哪！原来这么好啊！我表姐也这么说。

表姐说：现在我真是很理解你们为什么那样坚持了。很自然的表姐回到广水市也在她身边的人群中成了活传媒。◇ 文/湖北大法弟子



无神论也结现世苦果

【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六日】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发表了《两个家族的两串数字》的材料，讲的是一百多年前，美国学者 A.E. Winship 曾公布一项研究成果：同时代的基督教徒爱德华兹（生于 1703 年）和著名的无神论者马克·尤克斯（生于 1700 年）两个家族的繁衍发展史。马克·尤克斯曾经对爱德华兹说过一句话：“你信神，而我永远都不会信！”。200 年后，爱德华兹家族出了 100 位大学教授、70 位律师、300 位牧师等高尚职业者；马克·尤克斯家族则出了 440 名性病患者、310 名流氓、190 名妓女等社会垃圾。

无神论是一种邪论，是罪恶和灾

难的源头，它对子孙后代的长远影响让人震惊！它给人类带来的苦难，不但表现在来世，也表现在现世，现世苦果如下。

一是没有安全感，无神论者没有正确的世界观，认为人是蛋白质组成的一种有机体，人活在世上无依无靠，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。在不可抗拒的宇宙规律面前，无神论者容易产生恐惧不安心里：对自然灾害的恐惧、对死亡的恐惧、对病痛的恐惧等等。

二是忧郁无助的困惑，无神论者不知道人生终极目标，容易认为生命无常、人生苦短，没有积极向上的动力，光阴虚度，碌碌无为，不知道为谁而活，在酒足饭饱之后就感到空虚无奈，许多人郁郁不乐，许多人患上忧郁症。

三是名利情仇的烦恼，无神论者

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，自然就接受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，容易物欲膨胀、情欲放纵、吃喝玩乐、赌博成性，一切以金钱名利为中心，生活在无止境的物质追求之中。有的人信奉“人争一口气”，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自寻烦恼，在个人利益上钻牛角尖，为小事、琐事和蝇头小利生闲气、闹矛盾，无事生非。许多人处理不好家庭关系，夫妻不和、父母不敬、子女不教。

四是误入歧途受恶报的困扰，无神论者没有因果报应的约束，许多人放任自己的魔性，心无善念，做好事怕吃亏，自甘堕落，使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；许多人违背天良的采取暴力、金钱等手段来处置人与人的关系，给社会带来不公，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（文/青缘）

熊玉凤被武汉市硚口区六一零、警察迫害的事实

武汉法轮功学员熊玉凤先后多次被构陷、绑架，曾经在何湾女子劳教所六大队被非法劳教一年，又多次被关洗脑班、看守所，遭受酷刑迫害。十三年来，中共对熊玉凤的迫害，也使丈夫、孩子受到很大伤害。

熊玉凤，一九九六年五月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前，夫妻关系非常紧张，丈夫经常对她大打出手，她的身体多处重伤、内伤。一九九六年修炼后，熊玉凤按照真、善、忍做一个好人，看淡名、利、情，身体和心性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高，家庭和好如初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一九九九年七月，中共开始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。

在硚口区拘留所遭迫害一个月



中共酷刑示意图：背铐、电击、棒打、踩踢

二零零零年十月，熊玉凤到北京上访，途中被武汉市硚口区六角街派出所截访回武汉，非法关押在硚口区拘留所一个二层楼的大院内（原硚口区洗脑班）一个月。期间，熊玉凤被硚口区公安局一科科长金志平及司机周德胜等人打、罚跪在雨中几个小时，强迫跪直。恶警在二楼的走廊上躲雨，还评头论足取乐。平时，熊玉凤还被强迫劳役，为拘留所种地、拔草、喂猪……在食堂中轮流帮工，吃的却是恶警、工作人员的残渣剩饭。

迫害责任人：政法委书记孙松波、六一零主任朱俊、谢小凤、金志平、何俊雄、高海、张小桃、周德胜、朱国栋等。

被非法关押劳教 遭电击、奴工

二零零零年十二月，天很冷。熊玉凤再次到北京上访，在天安门广场

上打横幅，被便衣非法关押在天安门广场派出所。下午四点半，用卡车送到较远的废砖瓦厂，三个人一组转到一个警车上，又送到一个叫马坡的派出所。在这里恶警叫熊玉凤把棉衣毛衣脱了挨冻、蹲马步，熊玉凤不配合，恶警就用脚踹她腿的膝盖窝，还用电棍击手、脸、头，用细铁丝穿着二个大哑铃挂在脖子上蹲着，不蹲，用电棍电击全身。熊玉凤的全身、大小腿青紫。

后熊玉凤被武汉六角街派出所转回武汉，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半个月，被送往何湾女子劳教所六大队非法劳教一年。在劳教所，强行“转化”看诬蔑大法、师父的录像。派两个包夹二十四小时轮流监控，上厕所打报告、关包房、不让睡觉、强行劳役、做奴工、拆纱、刮页子（书装订前纸拆成四分之一大，好装订）。

迫害责任人：原何湾女子劳教所六大队队长姚爱军、副队长刘辉、刘燕、郑春梅、张琼等人。

在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遭野蛮灌食

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，硚口区六角街派出所所长苏某、片警肖某、六一零主任等一伙人又把熊玉凤从家中绑架到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。熊玉凤绝食抗议，洗脑班主任李为（现任硚口区政务中心主任）主谋强行灌食，把她四肢分别铐在床架上，成大字形，向东（硚口区法院派来人员）坐在上身，压住她的胸，另一个摁着头，一个捏着鼻子，李为亲手撬她的牙齿野蛮灌食。熊玉凤不“转化”。李为又生一计，把她双手反背铐在洗脑班一楼窗户的防盗网上，脚尖挨地、悬吊着。手铐铐得很紧，压迫着神经，左手的手筋绷的断了一样，一动手，铐子就越紧卡在肉里。吊了很长时间，例假来了，裤子都是血，也不放下……手失去知觉，失去了劳动能力。几年都过去了，当年铐手留下的疤印还依稀看得见。

迫害责任人：李为、向东、苏所长、肖警察、六角街六一零主任。



酷刑演示：野蛮灌食

近年，经常被骚扰、恐吓、绑架

二零零九年，熊玉凤与同修出去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，被绑架到硚口区新安派出所。

二零一零年七月，硚口区公安分局闯入熊玉凤家企图绑架未果。

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，硚口区公安分局金志平、周德胜、陈志龙等多名警察到熊玉凤家骚扰，社区一名保安积极配合，熊玉凤不开门，周德胜命锁匠撬门扭锁，熊玉凤被迫流离失所。

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左右，法轮功学员熊玉凤受骚扰，她所在社区的一工作人员恐吓她说：管段户籍警说要把你送到洗脑班去，还说这些时你注意一点。

天灭中共
是天意



图：2002年6月，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二亿七千万年的“藏字石”，石头断面上显现“中國共產黨亡”六个大字，后被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天然形成。上图为风景区门票。

